

家和萬事屋

文／郭柏彥

HOW TO BUILD BANSUHOUSE

1、萬事屋

(一) 避難所

萬事屋是一個給心裡有光之人抓的浮木，在這條會把眾生沖入社會運作常規的大河裡，它真實存在著。這裡的時間過得很慢也很隨性，你可以決定要如何使用你的時間，而屋子給你一個中性且彈性的空間，讓來的人自己決定要怎麼與這個空間相處。這裡不是一個需要穿制服的地方，但萬事也儘量讓穿著制服來到的朋友有自己的位置可以參與其中或稍作休息停留，我們的朋友、空間的經營前輩、絹窩主理人小肆曾說過：「這裡是有才華的人休息的地方，沒有才華的人避難的地方。」

(二) 公寓與據點

屋子門口懸掛著一座發亮的燈箱招牌以及一面用油漆塗上墨綠色背景、白字書寫的門牌，除了填上空間名稱「萬事屋」及地址外，在最後一格寫上「公寓」兩個字，在門牌號碼完成的那一刻，萬事屋便成為了公眾的寓所，在高雄市郊區

漆黑的眷村街道上，整晚亮光。

我們希望這裡能夠成為公眾的寓所，期待看見每個人的獨特，而非因為擁有相同氣質而群聚在這裡。然而，因為這些獨特的人群，又擁有某些共鳴之處，這性質相異的人們，能共同駐足於這間小小的屋子裡。萬事屋的人們總是來來去去，關於屋子裡的人際關係變化，好像在開門初期就定調了它會如此流動和自由，常常可看見不成邏輯的人群組合在此，這些由高雄各地聚集過來的青年，時不時的成群出現在這個離高雄市區有點遠的地方。

萬事屋能夠成形，不是只靠兩人一狗能夠完成的。如果沒有天時、地利、人合將每個環節互相緊扣，很難想像萬事如何能夠走到這裡。當時我們讓僅有的資源透過把門打開來，散播出去，歡迎大家使用及交流。漸漸這個交流成為雙向的，有時甚至是萬事以外的人發起事件，屋子做為一個載體負責讓人流進來，並提供技術上的協助，事件便完成了。當然這裡不只有成功的事情發生，我們也必需說出那些曾經失敗的事情，我猜想萬事也許給人一種想追尋的影子會出現在此地的錯覺，讓他人也想來屋子裡嘗試尋找那個想像中的幻影。也許這邊真的成就過一些事情，但也有讓來的人帶了些滿足或失落回去。

(三) 小狗

萬事屋的Togo上面有隻長長的臘腸狗。她叫逼逼，是我和珮瑜養的一隻奶油臘腸狗，在屋子開始前便生活在一起，也在屋子開門後，陪伴曾經在萬事屋來來去去的人們。小狗作為一個媒介，讓人們更容易進入這個陌生的場域。一個對屋內人員及環境不太熟悉的人，只要進到屋子裡來，就會有一隻絕對友善及容易親近的小狗去接觸你。在沒有共同話題的情況下，小狗便能夠成為新、舊面孔與我們之間最基本的共同話題。她化解了人們在屋子裡手足無措的空白時間，沒事摸摸小狗，或躺在和小狗一致的高度，看看人與環境，直到自己在意的關鍵字流進耳朵，便能重新回到人群的談論裡。

(四) 家

萬事屋的空間組成包含了前院、展覽空間、天井、工作室、廚房、兩個房間和天台，這些空間同時也是我和珮瑜生活起居的場所，整體來說屋子的室內空間並不大，日常中可以看到幾個人窩在天井抽菸喝酒聊天，展間沙發上的熟面孔聽著從天井傳來的聊天內容配著不知是晚餐還是宵夜的食物一起下肚，幾個朋友帶了新的朋友爬上天台看星星，珮瑜在工作室忙碌的同時還總是看顧著屋子內的人是不是餓著或是誰口渴沒水喝，而我總是在掃地或是在每個角落晃來晃去，晃膩了就回到自己的角落畫畫或彈琴。

我們經常煮飯，尤其是珮瑜，總是蹲在冰箱前面尋找食材，或正在廚房料理

些什麼，讓因為各種原因來萬事的人，在聊天的過程中被留下來吃飯，在看似沒有盡頭的夜裡長談。時間不經意就溜過了半夜，不勝酒力和體力透支的人們會窩進展間，和小狗一起在某張沙發或地毯上空著的角落睡去。我和珮瑜則會爬上二樓的房間，暫時脫離屋子的一切回到神聖且外人不可侵犯的床上，帶著漸漸轉亮的半屏山、水泥瓦屋頂、大樹、電線桿和鳥叫聲閉上眼睡去；而一樓的可憐靈魂則會在更晚的某個時刻被蚊子或悶熱叫醒，再把大門帶上悄悄離去。

2、1 / 3 個萬事屋

(一) 起心動念

成立萬事屋最初的動機，於我而言很單純的是想給自己的繪畫作品有個展出的空間和機會，再來才是做一個能夠讓資源開放並發生任何事情的萬事屋。有趣的是，在開屋第二年藉著市集活動「sunset 鬆迺」的機會做了一檔展覽參與其中之後，我像是滿足了畢生心願似的，再也沒把展覽這件事放在心上，以致每次我們和別人提起這個屋子成立的初衷時，珮瑜都會回應「柏彥到目前為止只在這裡做過一次展覽呢！」

* 第二次的展出是萬事屋的最後一檔展覽 Bansu Rolling Ch18 - Bansu Park

另一方面，我把萬事屋視為一件長達五年的作品來執行與製作，在這裡發生

的事件與形塑出的場景就成了萬事屋這件作品的樣貌，豐富且清晰，這樣的想像和態度對我和珮瑜而言是一件重要且迷人的事情，很多時候這個核心概念的差異幫助了我們在空間經營上的想像和執行；而在執行萬事屋的工作分配上，我和珮瑜兩人處理的面向各自有很明確的劃分，例如我負責環境安排和活動執行，如何讓活動現場使用順暢以及安排出好看的使用畫面，是我優先思考的面向和目標；珮瑜則是維繫著屋裡的人際關係網絡以及事件概念的釐清，透過與事件發起的對象來回對話，討論出其中的藝術價值或可能的方向。

啊，一開始我們好喜歡把活動辦在週間，辦在自己舒服的時間，在家裡自由的玩耍，只是這樣私人與公共領域界線越發模糊，我們也會擔心進到屋子裡的人們的生活習慣與人格特質會與我們有所衝突，只能暗自祈禱進來的人都能夠像天使一般能夠理解萬事屋把門打開的這個動作，是我們把僅有的資源分享出來，它並不是無償的奉獻犧牲這麼一回事，而是我們都帶著善意來這個地方做各種交流。

(二) 空間魔法師

屋子對我來說就像空間技術的訓練場，我用建築系的學習經驗來調整空間，或說玩空間吧，在一個不到三公尺寬的狹長形空間，總是找得出某些做起來會特別好看的空間安排，或讓空間使用經驗變得有趣的方法，來應對將要發生的活動。我會形容自己這樣是在做一個「畫面」，以活動內容為基礎文本來想像和佈局人

如何使用這個空間，確定好了再把隨手可得的大小物件安排進空間中，最後讓各式各樣的人群在空間裡穿梭、使用或自己發展出意料之外的樣子，便是在這個空間中製作的「畫面」。

關於空間魔法的咒語實際聽起來會像這樣：

初級「你很高，去這邊。你有點長，去那邊。」

中級「你（沙發）在這邊真的可以嗎？可是還有其它十多個人要一起在這個空間看電影，那你去那邊好了。」

高級「人們在屋內起居的整體高度，貼近地板面的家具沙發使人們無法維持莊嚴的儀態，雙腿近乎繖械式擺放於眾人目光之下，所有人於此終於平等。而家具，有節奏的安排使之彈跳於每個可見的角落，去掉配置的慣性，只留下空間的功能，使人在這裡的位置、關係及角色能夠靈巧的變動。」

把手邊有的家具搭配咒語來使用，做為殼的屋子本身不變，殼內空間安排的可能則趨近無限，那無限來自於屋內每次事件、每個時期的組成條件不同，而為了解出這些可能性，常常把屋內配置大風吹並樂在其中。這些我們日常生活使用以及用來製作屋內畫面的家具材料全是路上撿來的，你也可以說整個萬事屋都是撿來的。我和珮瑜總是在注意路邊那些被人丟棄的各式家具，甚至因此習得了對家具及材料的挑選之眼，尤其高雄丟棄新舊家具的區域不僅止於市中心，在每次季節變換的時刻就會成批出現於高雄各地的社區大樓和街角。儘管這些家具伙

伴們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定期汰換，還是很快的就塞滿了屋子的每個角落，以至最後一年整理屋內空間的時候總有一種進入了家具店的錯覺。

二〇一八年，我從L學弟那邊接手不少連鎖便利商店的汰換品，自己拆裝，塗上壓克力顏料，接上電線，成為萬事屋的店面招牌。在後來一段時間裡，萬事屋的招牌便成為這條街少數會亮的地方，人們老遠從各地來到這個又遠又暗的村子，在這擁有一點亮光的屋子內聊到半夜，再窩進屋裡的各個角落睡著——沒有腳的不織布綠沙發是來過萬事的朋友一定要睡過一次的經典家具，也就是我們出的另一本小書《穿梭自如的小逼逼》封面上躺著小狗的那張沙發。

(三) 樂團

萬事屋誕生過一個樂團，叫萬事樂隊，樂團的第一代成員全是透過萬事的活動認識彼此的，再被我一個一個問「要不要跟我組樂團？」最後組成的一個獨立樂團。而樂團介紹的開頭我是這麼寫的「萬事，一支屬於萬事屋的音樂部門」。會這麼介紹除了這個部門的本業是做音樂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只要不管新或舊的音樂作品或旋律產出，我都會趁大家在屋子裡聊天交流的時候假裝自己是背景音樂的隨機彈唱，藉由能否吸引他們的目光或耳朵回到我身上，來確定作品是否吸引人。漸漸的，來訪屋子的朋友都或多或少聽過萬事樂隊的某些歌曲，甚至認識萬事的歌。

屋子的某個角落有段時間曾經作為樂隊的練團室固著在屋子裡，只要進到屋子裡就會先看到一組紅色的爵士鼓安置在靠近門的角落，再來是其它樂器與各式音響們，以及一些小椅子。這裡通常會打一顆大瓦數的黃光投射燈在樂器們圍起的場域中心，我會假裝這區亮光是個小舞台，每一次在這個舞台區玩耍時，都像著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同時練習著怎麼當一個「正在台上表演的人」，也是在這段時間裡，〈海鼠山〉誕生了，一首很萬事的歌。雖然已經記不得歌曲出生的順序，但〈小狗〉是開始玩萬事樂隊後完成的第一首歌，寫給我們的小狗逼逼。

(四) 萬事屋 TV

隨著時間在跑，屋子裡的生活每天都像電視劇一樣多情的時候，漸漸有種「這裡的日常拍成紀錄片會很有趣吧？」的想像跑出來。如果有一支影像記下這裡的各種時刻，一定很荒唐且有趣。從此，這些生活的片段，除了作為屋子居住的證明，活動宣傳也會不時拿起這些私密影像來創作小動畫，或不明所以的實驗影像，集結成為「萬事屋 TV」的影像內容。每支為了不同事件所推出的影像，皆同時留下了影像製作參與者的痕跡、環境和人的紀錄以及他們的變化。

萬事屋關門前七天，我從房裡醒來，想到這個地方即將消失，便拿起手機看到什麼就拍什麼，這七天的影像也大致呈現了這幾年萬事屋常態發生的畫面，畫面內容如下：

珮瑜在收捨一些瑣碎物品。

開著滿載的貨車前往鄉間的路上。

一群人在屋頂煮火鍋。

晚上闖進無人的流行音樂中心。

在奇怪的地方忙碌著。

我無精打采的樣子。

一群人一起忙碌著。

或多或少的人群聚集在屋子裡的某個角落。

最後多出的那一支影像，像是要留給捨不得離開的人們，在這裡再次謝謝他們的到訪。

3、燃料棒

(一) 矛盾盾

原初對屋子的各種設定中，有一段話會短暫的出現在主臥室的牆上：「萬事屋，萬事和，萬事興」。理想中的空間使用應該是和諧與平等的，但我和珮瑜在「如何使用屋子」這件事上一直存在巨大的矛盾。珮瑜期待屋子能夠成為使用上相對

私密的個人工作室，作為個人創作及醞釀的基地，而我希望屋子成為人群聚集的開放空間。如此的差異與矛盾最終就擱置在我的想要之下，使這間屋子在功能使用上長期被我的意念霸佔著。

我有一個直覺，當原本在萬事屋出入的人們，在我和珮瑜真正分開時都還未發展出自己的萬事屋，那萬事屋便失敗了。這並非是指實質上的失敗，而是我們一直以來所想像「可通用於大眾」的概念，在多年的實驗之下，確認了它的成立必需建構在某些個人特質、機運、地區、文化脈絡……等等元素，而非一種通用的工具。儘管如此，我依然非常喜歡這樣由我和珮瑜兩人的人格特質發展出名為萬事屋的概念，因為那正是我們兩人回應生命及這個世界的方式。

（二）什麼空間

我蠻怕萬事屋被固定、定位在什麼框架下，因為我們在所有的行動裡唯一會做的價值判斷，是這些在萬事屋發起與執行的意念之中，是否有藝術價值，或是有無產生藝術價值的可能。藝術創作這件事當然在我們生命中佔有很大一塊，但是，這個很大一塊我們只投射在自己身上，我們不會對來屋子的人說「你怎麼不創作？」或「你應該創作！」但我還是不小心對幾個特定友人這樣期待著，所以他們之中有些感受到壓力而離開或保持距離。

在這般情境之下的萬事屋應該可以被稱為獨立空間吧？獨立空間是天黑後依然存在的空間，也是天亮後你能清楚辨識出的所在。空間裡在乎相同事情的人滿滿，出生不同的人滿滿，對我來說獨立空間的標準是沒有的，那像良心一樣是隨人的呀，但可能真的需要一顆善良的心，才會去想像和執行獨立空間吧？一個獨立於現有規範外的空間操作，也正是在做出這樣的決定與執行後，你可以講超大聲：「我是獨立空間！」像基督教裡說的在場的人誰沒有罪，就可以拿石頭砸我。而你！這個做獨立空間的你，當然可以舉起石頭大砸特砸，但也因為你的善良，就小小的握一把沙朝他的眼珠子輕輕吹去。

（三）同期生

萬事屋在整修的尾聲的時候（二〇一八年初），我在 google Map 申請了「萬事屋 Bansu House」的地標，當時只要搜尋「萬事屋」就會找到一些企業社以及一家名字也有萬事屋字樣的夾娃娃機店。全台約五到六個名稱帶有萬事屋的地標，而現在（二〇二二年六月）除了高雄建國路上還有間「万事屋」夾娃娃機店外，不見當初看到的那些親朋好友們了。

與萬事屋差不多時期開始運作的空間有高雄「河南8號」、台中「不好說」、桃園「地下伏流」，大家的路線不盡相同，很酷。自己很常對這些調性相異的空間有種羨慕的情緒。對我來說同期生的意義有一部份是提醒著自己還有另外一群人

也在做著差不多的事情，另一部份，是作為自己心理上的支持者，他們看起來是那麼的能量充沛飽滿，屋子裡總是熱熱鬧鬧，羨慕這些自己未能做到之事的心情，成為我繼續經營萬事屋的動能之一，並佔有很大的位置。某個時刻，在網路上看見的同期生一度成為我的真理，能量飽滿的他們確實存在且持續發生著，也因為沒有或沒辦法親身參與到他們的種種時刻，這些或近或遠的同期生成為了既真實又虛幻的存在，而這樣虛幻的存在曾經在好長一段時間裡支持著我與萬事屋。

萬事屋剛開始的頭兩年，我太不把自己當作一個空間經營者，面對其他的同期生時，總覺得他們是有能量的品牌和人群，而我還不確定我是什麼，也沒有空間經營者的自我認同，只有著和眾人一般的模糊不清並羨慕著。能好好回過頭來觀看自己的羨慕情緒是在屋子開門的兩年後。「比起讓人進到屋子，更應該思考這裡擁有什麼能夠讓人留下」是珮瑜在萬事屋開始營運的頭兩年一直重覆對我說的話。我在屋子都還沒修好的時候就申請了google地圖的地標，創了臉書的粉絲專頁，並迫不及待開了「城市裡的愛的大亂鬥」這個沒有實際內容的活動頁面出來，試圖表現出一種「這裡要開始動起來了，你們最好都有注意到」的宣示，再以無人響應收場。每次的活動發起，看著人來人去一段時間之後，突然理解了珮瑜提醒的「比起讓人進到屋子，更應該思考這裡擁有什麼能夠讓人留下」，也理解到同期的這些空間經營者也都是是一群資源有限的人們，一起面對空間開門帶來的各種未知事物，並用盡心力執行出他們的共同意念，同時散發著光芒。

4 / Bansu Rolling

開機！滾動！開始！

取了這個字意的影像工作術語「Rolling」作為萬事屋最後一年的年度計畫，我們把萬事屋最後一年中的兩個禮拜時間以及空間使用權，交給萬事開門以來認識的萬事之友，不論有無創作經驗，希望透過萬事羅琳（Bansu Rolling）計畫，讓參與其中的伙伴能夠確實地完成從他們口中聽了一遍又一遍卻始終未完成的「喔！我好想做○○！」萬事羅琳把眾人的樣子以紀錄片、廣播節目、展覽、作品的形式留下，且從中看見眾人與屋子互動的痕跡。

萬事羅琳的參與形式如下：

1. 一人認領兩個禮拜作為一個檔期。
2. 屋內的所有空間都可以使用。
3. 屋子提供創作概念及展覽佈展的協助
4. 留下一件前一檔期的作品
5. 錄一集廣播節目



問與答 / 做自己的萬事屋

問：要做空間的話，你認為你的空間會在哪裡、長怎樣？

答：在一個地圖上只用小小黑字標註的地方的老房子，被樹和星星包圍著，有些樹上有小平台甚至是樹屋，樹和樹之間有路徑可以或走或爬地穿梭。

問：你希望你的空間發起什麼事件？

答：no stage full band show with street fight，以及不造成他人人格與心理受傷的任何事情。

問：你理想的空間會有什麼機能？

答：可或坐或躺在地上的室內空間，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桌子椅子，一套爵士鼓和樂器們，連接室內到室外的滑板場，小狗能尿尿的草地，站得下兩人的廚房，養一隻吃廚餘的雞，一缸吃子叉的大肚魚。

問：你的空間會有哪些人來？

答：人類、狗狗貓貓、和其它。

作者簡介－郭柏彥

花蓮人，萬事屋掃地機器人，空間魔法師，萬事樂隊長工。正被喜歡的事情太多隨身物品也成正比增加而困擾著。

